

傷寒論淺註卷一
三

增輯
陳倏園醫書七十種

上海廣益書局
印行

原序

余每覽越人入號之診治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攫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屈節歛望正視告窮歸天束手受敗貴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以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己遇災值禍身居厄地蒙昧昧焉若遊魂夜哉趨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徇物危若冰谷至於是也余宗族素多尚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於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者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元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識哉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髮髯明堂闕庭並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漢長沙太守南陽張機仲景撰程郊倩註曰古人作書大旨多從序中提出孔子於春秋未嘗有序然其言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即此是春秋孔子之自序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即孟子之代春秋序也迄今未讀春秋者亦能道及春秋無非從此數句書讀而得其大旨余讀傷寒論仲景之自序竟是一篇悲天憫人文字從此處作論蓋即孔子懼作春秋之微旨也緣仲景之在當時猶夫春秋之有孔子道大莫各一時驚怖其言而不信是以目擊宗族之死亡徒傷之而莫能救則知仲景之在當時宗族且東家止之矣况復舉世昏迷莫知覺悟安得不貴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悉委凡醫恣其所措手恣其所措四字於醫家可稱痛罵然實是為病家深悼也醫家苦於不知病病家苦於不知醫知之一字兩難言之若

欲愛人知人先是愛身知己凡勤求博采從天之五行人之五常與夫經絡府藏陰陽會通處彈了多少體認工夫此非醫之事而已之事也醫不謀之己而謀之人則醫者人也而厥身以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者己也非人也醫不為之代也從此處語醫自是求之於己不復求之於人從己求醫求之於知從人求醫求之於行知行合一之學道則皆然醫事獨否知則必不能行行則未必能知行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行上何由去知但能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罔不行矣終日殺人亦祇是行知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知上何暇去行即使欲行而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較之相對斯須便處湯藥者鈍不如敏庶幾見病知源較之省疾問病務在口給者藏不如炫徒知活人孰與活口所以羣言莫正高技常孤在仲景之身己是一鈍秀才持此誨及於醫又何利於醫而屑其教誨者故半夜晨鐘僅於序中為蒙蒙昧昧輩一喚起此遊魂預掩其啼泣也若是真正惜命亟從己上作工夫等醫事於自家之身心性命即君親亦是己之君親貧賤亦是己之貧賤至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蓋是己之身與生從愛身知己中廣及愛人知人無非自己求之者於己處求知不於己處求行則尋師俱在吾論中無他覓也其間見病知源是全論中升頭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是全論中鼎竈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是全論中火候要此火候足時須要曉得此論是知醫的淵源從艱難中得之不是行醫的方技以簡便法取之者也故一篇之中創凡醫之害正痛舉世之昏迷於憂讒畏譏之際不啻三致意焉蓋深懼夫邪說惑民將來不以吾論為知之次反借吾論為行之首從醫道中生出身願求以賊吾論於千百世後恣其所措將何底止故預示讀吾論者亟從醫德文也吾故曰得仲景之傷寒論而讀之先須聞去叔和之序例始敢向叔和之序例而闢之先須讀著仲景此處之自序始

按程郊清名應旄新安人也喜讀書神悟過人但變更仲景原文以為註疏未免聰明誤用而少陽太陰等篇尤多葛藤不可為法若使全部中盡如此証之純則仲景必許為賢弟子後學者可奉為一大宗矣

張仲景傷寒論原文淺註

閻長樂陳念祖修圖集註

男元蔚古愚
元學靈石全泰校

○凡例

一仲景書本於內經法於伊尹漢文藝志及皇甫謐之言可據蓋內經詳於針灸湯液治病始自伊尹扁鵲倉公因之至仲景而以方藥為治而集羣聖之大成醫門之仲景即儒門之孔子也但其文義高古往往意在文字之外註家不得其解疑為王叔和之變亂而不知叔和生於晉代與仲景相去未遠何至原書無存耶若仲景另有原書叔和何能盡沒以致今日之所存者僅有叔和之編次耶要知平脈辨脈傷寒例諸可與不可與等篇為王叔和所增增之欲補其未詳非有意變亂也然仲景即儒門之孔子也為叔和者亦游夏不能贊一辭耳茲故於其所增者削之

一叔和編次傷寒論有功千古增入諸篇不書其名王安道惜之然自辨太陽病脈證篇至勞復止皆仲景原文其章節起止照應王肯堂謂如神龍出沒首尾相顧鱗甲森然茲刻不敢增減一字移換一節

一成無己註後諸家皆有移易若陶節菴張景岳程山齡輩無論矣而方中行喻嘉言程郊倩程扶生魏念庭柯韻伯皆有學問有識見之人而敢擅改聖經皆由前人謂傷寒論非仲景原文先入為主遂於深奧不能解之處不自咎其學問之淺竟歸咎於叔和編次之非遂割章分句挪前換後以成一篇暢達文字如詩家之集李集杜雖皆李杜句究竟非李杜詩也余願學者從仲景原文細心體認方知諸家之互相詆駁者終無一當也

一宣聖云信而好古成無己註傷寒論不敢稍來意見而增刪移易蓋好由於信也後輩不得仲景之旨遂疑王叔和之誤以致增出三大綱之說傳經為執直中為寒之論今古南北貴賤之分三時正冬之異種種謬妄皆由不信故也惟張隱庵張令韶二家俱從原文註解雖間有矯枉過正處而闡發五運六氣陰陽交會之理恰與仲景自序撰用素問九卷陰陽大論之旨吻合余最佩服今照二家分其章節原文中襯以小註俱以二家之說為主而間有未甚愜心者另於方中行喻嘉言各家中嚴其採擇以補之蓋以各家於仲景原文前者後之後者削之字句藥品任意增減改易既非全璧而分條註釋精思穎悟不無碎金總期於經旨明暢而後已

一仲景傷寒論即內經所言三陰三陽各因其藏脈之理二張會全部內經以為註解余百讀之後神明興決幾不知我

傷寒論淺註 二 凡例

二 上海文華書局印行

即古人古人即我故每節總註或註其名或止註述字不拘拘以形迹論也至於各家有一得之處必註其姓名蓋以作家苦心不容沒也

一是書雖論傷寒而百病皆在其中內而藏府外而形身以及氣血之生始經俞之會通神機之出入陰陽之變易六氣之循環五運之生制上下之交合水火之相濟寒熱虛實溫清補瀉無不悉備且疾病千端治法萬變統於六經之中即吾道一以貫之義若讀靈素難經不於此求其實用恐墮入張景岳一流以陰陽二字說到周易說到音律並及仙釋毫無下手工夫止以人參地黃自數錢以及數兩為真陰真陽之主藥貽害無所底止急讀此書便知悔悟一此書原文中襯以小註祇求經旨明暢絕不敢驚及高遠致讀者有涉海問津之嘆唯是漢文語短味長往往於一二虛字中寓其寶理且於無字中運其全神余襯以小註採各家之精華約之於一言一字讀者最宜於此處著眼一余前刻數種採集獨多而獨步見者亦復不少惟此刻以張為主採集各家獨得之言融會大旨而為小註去取則有之杜撰則無也一傷寒論及金匱方出自上古及伊尹湯液明造化之機探陰陽之本所有分兩煮法服法等差之一黍即大相逕庭余另有長沙方法歌六卷附後

一傷寒論晉太醫令王叔和撰次宋臣林億等校正金聊攝成無己註解此為原本如辨脈平脈序例前賢謂其出於叔和之手余細繹文義與六經篇不同至於諸可與不可篇余即以叔和之說定之叔和云夫以疾病至急倉卒尋按要者難得故重集可與不可方治列之篇後其為叔和所作無疑茲余於叔和所增入者悉去之去之所以存其真也

○讀法

按仲景傷寒論六經與內經熱病論六經宜分別讀王叔和引熱病論文為序例冠於傷寒論之首而論中之旨反因以晦其矣著作之難也

按六氣之本標中氣不明不可以論傷寒論內經云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本標不同氣應異象內經此旨深遠難測即王太僕所註亦不過隨文敷衍未見透澈惟張景岳本張子和之說而發揮之洵可謂千慮之一得也另圖於後

上中下本標中氣圖



大經之氣以風寒
熱濕火燥為本三
陰三陽為標本標
之中見者為中氣
中氣如少陽厥陰
為表裡陽明太陰
為表裡太陽少陰
為表裡表裡相通
則彼此互為中氣
義出六微旨大論

臟府應天本標中氣圖



藏府經絡之標
本藏府為本居
裏十二經為標
居表裏相絡
者為中氣居中
所謂絡者乃表
裏互相維絡如
足太陽膀胱經
絡於腎足少陰
腎經亦絡於膀
胱也餘倣此

按至真要大論曰少陽太陰從本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何則少陽太陰從本者以少陽本火而標陽太陰本濕而標陰標本同氣故當從本然少陽太陰亦有中氣而不言從中者以少陽之中厥陰本也木火同氣木從火化矣故不從中也太陰之中陽明金也土金相生燥從濕化矣故不從中也少陰太陽從本從標者以少陰本熱而標陰太陽本寒而標陽標本異氣故或從本或從標而治之有先後也然少陰太陽亦有中氣以少陰之中太陽水也太陽之中少陰火也同於本則異於標同於標則異於本故皆不從中氣也至若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者以陽明之中太陰濕土也亦以燥從濕化矣厥陰之中少陽火也亦以木從火化矣故陽明厥陰不從標本而從中氣也要之五行之氣以木遇火則從火化以金遇土則從濕化總不離於水流濕火就燥同氣相求之義耳然六氣從化未必皆為有餘知有餘之為病亦當知其不及之難化也夫六經之氣時有盛衰氣有餘則化生太過氣不及則化生不前從其化者化之常得其常則化生不怠逆其化者化之變直其變則強弱為災如木從火化也火盛則木從其化此化之太過也陽衰則木失其化此化之不前也燥從濕化也濕盛則燥從其化此化之太過也土衰則金失其化亦化之不前也五行之氣正對俱然此標本生化之理所必然者化而過者宜抑化而不及者不宜培耶此說本之張景岳誠覺穎悟但彼時未得明師友以導之致終身受高明之過可惜也夫

按程郊倩云經猶言界也經界既正則彼此輒可分疆經猶言常也經常既定則從更輒可窮變六經署而表裏分陰陽劃矣凡虛實寒溫之來雖不一其病務使經署分明則統轄在我不難從經氣淺而淺之深而深之亦不難從經氣淺而深之深而淺之可也

按六經之為病仲景各有提綱太陽以脈浮頭痛項強惡寒八字提綱陽明以胃家實三字提綱少陽以口苦咽乾目眩六字提綱太陰以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中結鞭二十三字提綱少陰以脈微細但欲寐六字提綱厥陰以消渴氣上撞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衄下之利不止二十四字提綱以提綱為主參以論中兼見之證斯無遁情矣

鞭音硬也

衄食蟲也

按程郊倩云仲景六經條中不但從脈證上認病要人兼審及病情故太陽曰惡寒陽明曰惡熱少陽曰喜嘔太陰曰食不下少陰曰但欲寐厥陰曰不欲食凡此皆病情也

按柯韻伯云太陽為先天之巨陽其熱發於榮衛故一身手足壯熱陽明乃太少兩陽相合之陽其熱發於肌肉故蒸蒸發熱少陽為半表半裏之陽其熱發於腠理時開時闔故往來寒熱此三陽發熱之差別也太陰為至陰無熱可發因為胃行津液以灌四旁故得主四肢而發熱於手足所以太陰傷寒手足自溫太陰中風四肢煩疼耳少陰為封蟄之本若少陰不藏則坎陽無藏故有始受風寒而脈沉發熱者或始無表熱八九日來熱入膀胱致一身手足盡熱者厥陰當兩陰交盡一陽初生其傷寒也有從陰而先厥後熱者從陽而先熱後厥者或陽進而熱多厥少或陽退而熱少厥多或陰陽和而厥與熱相應者是三陰發熱之差別也

按高士宗云熱陽氣也寒陰氣也惡寒者遇身毛竅不得陽氣之衛外故皮毛嗇然洒淅也人週身八萬四千毛竅太陽衛外之氣也若病太陽之氣則通體惡寒從頭項而至背脊太陽循行之經也若病太陽之經則背脊惡寒惡寒之外又有身寒身寒者若衣重複而身常寒乃三焦火熱之氣不能溫肌肉也本論云形冷惡寒者此三焦傷也即身寒之謂也按靈樞本藏篇云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共應是太陽又主通體之毫毛而為膚表之第一層故必首傷太陽也然亦有不從太陽而竟至於陽明少陽以及於三陰者張令韶注云此又值三陰三陽所主之部位而受之也靈樞病形篇云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頸則下少陽其中於膺背兩脇亦中其經又曰中於陰者常從跗臂始此皆不必拘於首傷太陽也柯韻伯云本論太陽受邪有中項中背之別中項則頭項強痛中背則背強八八也陽明有中面中膺之別中面則目痛鼻乾中膺則胸中痞鞭也少陽有中頸中脇之別中頸則口苦咽乾中脇則胸中痞鞭也此岐伯中陽溜經之義其云邪中於陰從跗臂始奈何謂自經及藏藏氣實而不能容則邪還於府故本論三陰皆有自利證是寒邪還府也三陰皆有可下證是熱邪還府也此岐伯中陰溜府之義

按張令韶云傳經之法一曰太陽二曰陽明三曰少陽四曰太陰五曰少陰六曰厥陰六氣以次相傳週而復始一定不移此氣傳而非病傳也本太陽病不解或入於陽或入於陰不拘時日無分次第如傳於陽明則見陽明證傳於少陽則見少陽證傳於三陰則見三陰證論所謂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傷寒三日三陽為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者此為三陰不受邪也此病邪之傳也須知正氣之相傳自有定期病邪之相傳隨其證而治之而不必拘於日數此傳經之大關目也不然豈有一曰太陽則見頭痛發熱等證至六曰厥陰不已七日來復於太陽復又

見頭痛發熱之證乎此必無之理也且三陰三陽上奉天之六氣下應地之五行中合人之藏府合而為一分而為三所該者廣今人言太陽止曰膀胱言陽明止曰胃言少陽止曰膽三陰亦然是以有傳足不傳手之說不知藏府有形者也三陰三陽無形者也無形可以該有形而有形不可以概無形數一言三陽而手足三陽俱在其中一言三陰而手足三陰俱在其中所以六經首節止提太陽之為病而不言足太陽足少陰之為病其義可思矣況論中厥陰心包少陽三焦太陰肺之證頗多又陽明燥結有不涉於大腸者乎傳足不傳手之說非也

按內經云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太陰為開厥陰為闔少陰為樞此數語為密證施治之大關鍵至於病發何經或始終只在一經或轉屬他經或與他經合病並病各經自有各經之的證可驗原不可以日數拘而一日太陽至六厥陰之數週而復始謂之經氣其日數一定不移醫者先審出確係那一經之病證再按各經值日之主氣定其微甚其生死乘其所值之經氣而救治之此論中之大旨也其一二日八九日十餘日等字皆是眼目不可只作間字讀也

按或問張令韶曰傷寒六氣相傳正傳而非邪傳固已不知無病之人正亦相傳否不然正自正傳邪自邪傳兩不相涉正傳可以不論何以傷寒必計日數也答曰無病之人由陰而陽由一而三始於厥陰終於太陽週而復始運行不息莫知其然無病之人經氣之傳病則由陽而陰由三而一始於太陽終於厥陰陽明得病之日即從太一逆則病再逆則甚三逆而死矣所以傷寒傳經不過三傳而止安能久逆也其有過十八日不愈者雖病而經不傳也不傳則勢緩矣

按宋元以後醫書皆謂邪從三陽傳入俱是熱證惟有下之一法論中四逆白通理中等方俱為直中立法何以謂之直中謂不從三陽傳入逕入三陰之藏惟有溫之一法凡傳經俱為熱證寒邪有直中而無傳經數百年來相沿之說也余向亦深信其然及臨證之久則以為不然直中二字傷寒論雖無明文而直中之病則有之初證即見三陰寒證者宜大溫之有初病即是三陰熱證者宜大涼之大下之是寒熱俱有直中世謂直中皆為寒證者非也有謂遞次傳入三陰盡無寒證者亦非也蓋寒熱二氣盛則從化余按其故則有二一從病體而分一從誤藥而變何則人之形有厚薄氣有盛衰藏有寒熱所受之邪每從其人之藏氣而為熱化寒化今試譬之於酒酒取諸水泉寒物也酒釀以麴藥又熱物也陽藏之人過飲之不覺其寒第覺其熱熱性迅發則吐血面瘡諸熱證作矣陰藏之人過飲之不覺其熱

但覺其寒寒性凝滯則停飲腹脹泄瀉諸寒邪作矣知此愈知寒熱之化由病人之體而分也何謂誤藥而變凡汗下失宜過之則傷正而虛其陽不及則熱熾而傷其陰虛其陽則從少陰陰化之證多以太陽少陰相表裏也傷其陰則從陽明陽化之證多以太陽陽明遞相傳也所謂寒化熱化由誤治而變者此也至云寒邪不相傳更爲不經之說仲景云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此三陽陽邪傳入三陰邪從陰化之寒證也如少陰證下利白通湯主之此太陰寒邪傳入少陰之寒證也如下利清穀表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此少陰寒邪傳入厥陰之寒證也誰謂陰不相傳無陽從陰化之理乎

林毅採吳氏說幽本注略有異同然大體不相悖

按論中言脈每以寸口與趺陽少陰並舉又自序云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等語是遍求法所謂撰用素問九卷是也然論中言脈不與趺陽少陰並舉者尤多是獨取寸口法所謂撰用八十一難是也然仲景一部書全是活潑潑天機凡寸口與趺陽少陰對舉者其寸口是統寸關尺而言也與關尺並舉者是單指關前之寸口而言也然心榮肺衛應於兩寸即以論中所言之寸口俱單指關前之寸口而言也言未始不可也曰足太谿穴屬腎足趺陽穴屬胃仲景用少陽趺陽字眼猶云腎氣胃氣少陰診之於尺部趺陽診之於關部不拘拘於穴道上取診亦未始不可也然而仲景不言關尺止言少陰趺陽何也蓋兩寸主乎上焦榮衛之所司不能偏輕偏重故可以概言寸口也兩關主乎中焦而脾胃之所司左統於右若別出右關二字孰著又不該括不如止言趺陽之為得也兩尺主乎下焦而腎之所司右統於左若別出左尺二字孰著又不該括不如止言少陰之為得也至於人迎穴在結喉為足陽明之動脈診察右關更不待言矣而且序文指出三部二字醒出論中大眼目學者遵古而不泥於古然後可以讀活潑潑之傷寒論

張仲景傷寒論原文淺註

目錄

卷一

凡例

讀法

張仲景自序

辨太陽病脈證計四十一節

卷二

辨太陽病脈證計八十一節

卷三

辨太陽病脈證計五十九節

卷四

辨陽明病脈證計八十節
張本第七十八節七十九節今照古本兩節合為一節

卷五

辨少陽病脈證計十節
辨太陰病脈證計八節
辨少陰病脈證計四十五節

卷六

辨厥陰病脈證計五十五節
辨霍亂病脈證計十一節
辨陰陽易差後勞復計七節
辨瘧濕暍脈證此篇從

金匱採入以補論中所未備後學者須當知所分別

按前人謂傷寒論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柯氏非之余向服柯氏之灼見然二十年來誦讀之餘偶得悟機必註

其旁申寅乙卯又總錄之分為二種一曰傷寒論讀一曰長沙心法尚未付梓已已歲保陽供職之餘又著傷寒論淺註

一十二卷刪去傷寒序例平脈辨脈及可與不可與等篇斷為叔和所增即瘧濕暍篇亦是叔和從金匱移入何以知

之即於前人所謂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二句知之也其一百一十三方之數宋元舊本與近本俱同無庸贅

論而喻嘉言於各節後旁註計共幾法未免強不知以為知張憲公王晉三以各方後咬咀為末先後煮啜粥不啜粥

飲煖水日幾服夜幾服等為法亦不過於人人俱略中點個眼目非於金論中明其體用且三百九十七之數亦不相

合余不敢阿其所好新安程郊倩一翻前說謂論中各自名篇而不言法其辨脈平脈系之以法而不名篇法止有二多則不成法矣而不知王叔和以脈法自許著有脈經行世其辨脈平脈原為叔和所增程郊倩後條辨一部有心與叔和為難而竟崇奉此二篇為不易之法是貶叔和者反為叔和之功臣叔和有知當亦啞然笑矣余效仲師原論始於太陽篇至陰陽易差後勞復篇止共計三百九十二節二張於陽明篇病人無表裏一節誤分為兩節今改正之何以不言節而言法蓋節中字字是法言法即可以該節也至於症濕暍證雖當與本論另看而義實相通叔和引金匱原文以附之不敢採入論中一方微示區別之意也其序例辨脈平脈諸篇開手處先繫立論之大端其可與不可諸篇總結處重申立論之法戒編次之體裁如是王安道謂其附入己意不明書其名而病之豈知其附入處用筆數辭不敢臨摹一式大有深意天下後世若能體會於文字之外者許讀此書否則寧使千千萬萬門外漢諷我謗我藉權力而陷我窮途之哭總不使未入我白眼中者向人說曾讀我書曾讀我所讀之書則幸甚叔和諒亦嵇阮一輩人歟

不關於肌腠者桂枝湯用之而不當

且便有不不可與者桂枝湯本為解肌與麻黃湯為膚表之劑迥別蓋邪之傷人先傷膚表次及肌腠惟風性迅速從若

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表明邪在肌腠不可與也不出出之桂枝湯為當須識此勿令誤也○此一節承上節分別桂枝

本為解肌大殊發表之劑重為叮囑

桂枝本為解肌以汗自出若酒客病也脈緩汗出可知矣然其病却不在于肌腠之內故不可與桂枝湯若誤得此湯

為熱日甘則為嘔蓋以酒客喜苦不喜甘故也推之不必酒客凡素患濕熱○此一節承上節桂枝本為解肌句言濕熱

之自汗不為肌腠之病又當分別

桂枝本為解肌若喘則為邪拒於表表氣不通而作宜麻黃而不宜桂枝喘家得病又作審桂枝證桂枝湯宜加厚

朴從脾而杏子利其氣佳○此一節承上節桂枝本為解肌句言喘不盡由於肌腠之病不可專用桂枝湯

得湯則嘔凡富服桂枝湯而嘔之不一吐者熱雨熱相衝反能湧起熱勢所逼致傷陽絡其後必吐膿血也○此一節申

明前二節得湯則嘔之義序倒謂桂枝下咽陽盛則變者此也

太陽病取微似有汗為發汗太遂漏不止病必不除其人惡風猶然不去汗流於小便難四肢為諸陽之本不得微

急且難以屈伸者亡陽以脫液必亡陽因桂枝加附子湯主之方中取附子以固少陰之陽國陽即所○此章凡九節承上

數章言太陽證之變動不居桂枝湯之泛應不窮也張令韶云自此以下八節論太陽之氣可出可入可內可外外行

於陽內行於陰出而皮膚入而肌腠經絡無非太陽之所操縱也

桂枝加附子湯方即桂枝湯原方加附子一枚炮

不但誤汗而陽亡於外設若誤下亦致太陽病誤下之後陽衰不能出入於外內以脈數中一止促氣滯胸而滿者桂枝

湯主之蓋桂枝湯為太陽神方調和其氣使出入於若促而不見微身惡寒者已極桂枝去芍藥方中加附子

湯主之助之附子而後可○上節言誤汗而陽亡於外此節誤下而陽衰於內其方只一二味出入主治判然○按陽亡

於外宜引其陽以內入芍藥在所必用陽衰於內宜振其陽以自立芍藥則大非所宜也(即桂枝湯原方去芍藥)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方即桂枝去芍藥加附子一枚炮